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巖集卷四

明 夏尚樸 撰

書類

答余子積書

欽聞盛譽無由拜覲往歲舟過龍江擬約與子才純甫
同出一拜以領高論偶以賤疾中止繼聞先大夫奄棄
榮養有失具疏弔慰至今猶以為歉開歲到此得接手

教及與子才純甫論性諸書足見留心理學且不以疎
陋見外感慰之至敬齋之學篤信程朱攘斥異教有功
於吾道甚大非得執事裒集遺書而表章之將遂泯滅
而無聞矣是執事有功於敬齋也為不淺但性書之作
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即理也之言重恐得罪於程朱得
罪於敬齋不敢以不復也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氣之
精爽以為心心之為物虛靈洞徹有理存焉是之謂性
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生理也故朱子謂靈底是心實

底是性性是理心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渾然在中
雖是一理然各有界分不是儻侗之物故隨感而應各
有條理程子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
已應不是後者此也孟子言人性本善而所以不善者
由人心陷溺于物欲而然缺却氣質一邊故啓荀楊韓
子紛紛之論至程張朱子方發明一箇氣質出來此理
無餘蘊矣蓋言人性是理本無不善而所以有善不善
者氣質之偏耳非專由陷溺而然也其曰天地之性者

直就氣稟中指出本然之理而言孟子之言是也氣稟之性乃是合理與氣而言荀楊韓子之言是也程朱之言明白洞達既不足以服執事之心則子才純甫之言宜其不見取於執事也又況區區之言哉然嘗思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日用之間種種發見莫非此性之用今且莫問性是理是氣是理與氣兼但就發處認得是理即行不是理處即止務求克去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俟他日功深力到豁然有見處然後看是理

耶是氣耶是理與氣兼耶當不待辨而自明矣

寄邵思抑書

歐陽之行曾奉小東達否近日兩辱手書感慰前書教
告懇切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尤深感激謹當內斷于心
不敢負知己之教也吾兄近讀何書能專一向裏用功
否便中無惜見示萬萬生在此仍寓公署中向前頗有
意味近日偶理會一二文字遂覺長許多麓心浮氣之
病可見前輩玩物喪志之戒為不誣也吾人今日且當

掃去此等見解止將緊要書冊日夕玩味庶使此心不致汨沒將來有湊泊處也一清銘誌子才堅辭不為以書命生為之不得已勉成付去併錄一通求教可否望一一批示容從容修改然後登石為佳

寄魏子才書

頃者貴鄉張汝翰先生回曾附數書及所撰李一清銘誌草稿一通得達左右石初暑緬維精舍安適溼養玩索之功比前又何如便中無惜見示生近來見得孟子

之學亦甚細膩如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雖主集義而言然細觀之敬亦行乎其中優游厭飲了
無一毫急迫散慢意思宜其用力之久能養浩然之氣
晬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矣敢貢其說於左右不知以
為如何銘誌望一一批示一清囊事尚遠一時未刻石
可以從容修改也草草不盡所言仰惟心照不宣

復魏子才書

貴介來蒙惠書知合宅清吉為慰生在此亦幸如昨但

遠去老母已久歲暮思歸益切近以疾上請量在開歲
得命行矣欲取疾從徽寧南歸一時未得請教竣到家
定省之後奉約吾兄及邵思抑徐可大姜源甫為三清
懷玉之游準鵝湖嶽麓故事亦生平一大快也未知得
遂否承誦李立御之言使僕聞之感刻不已然僕之所
以未能剛大正坐未純正耳此恐立御未能盡察耳蓋
僕竊嘗自謂頗有一二分見處特以氣質駁雜未能卓
然直截於心上用功加之賤體素弱曩年以病後苦

思損心不得大肆力于羣籍之間以致學問孤單誠如
立御所云所幸者夙昔好善之心未忘方欲斬截自新
以為破釜沈舟之計不知列位知己何以教我也吾兄
絕利一源人亦憂其未能超然有一日千里之勢足見
惟日不足之意但此道廣大精微不可以急迫之心求
之須是認得路頭端的而從容涵泳於其間漸有湊泊
處耳朱子謂已於六十一歲方理會得若去年死也枉
了觀書有感二詩必是此時做吾輩今日竊恐未當如

金定曰
卷四
此計功期效也鄙見如此高明以為何如

復陳孝子天錫書

遠承專人惠書知假令崇陽由真陽溯江而上此去舟次不遠適值寺堂王先生將到弗克迎候一見以訂千古之疑奈何鄙作辱光和佩服不敢忘承示所疑足見留心性理容一一諦思請教也以不肖言之此等疑義姑且置之要須直截於身心上用功庶不擔閣日子候他日有得自當種種解脫也鄙見如此高明以為何如

吾人不仕則已仕則須從州縣做起不惟此職近民且天下之事體皆聚于此更歷之多諳練之熟他日自當有得力處况吾兄平昔孝友之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一邑耶君陳孝友克施有政當復見於今日矣豈特閭里之榮同年之光耶所需譜文以尊命不敢辭到任後望令侍者備錄華譜一冊見寄庶好下筆也吾兄行實未知其詳亦煩令郎一一見示為幸此去相望數千里不知能得再見否切望懋德進學以垂無窮不

宣

卷四

答邵思抑書

相望千里無由奉問近者小兒在吳門轉致所惠手書
欣審近況清適書中云云所以愛僕者深矣敢不自愛
負列位知己之教耶僕在此且踰年矣恨無朋友之助
近得王芻塘先生來為太僕正此公為人嚴重剛果一
言一行皆出中心之誠無不可法相處未幾為益不少
信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功夫居多為不我誣也吾

輩雖有志講學未有卓卓如前輩者此其病安在無乃
議論多而成功少耶望加勉勵直截於心身上用功庶
不負天下之重望萬萬前書恐舟次匆冗未盡所言便
中無惜期約或得假道一會為幸僕分理馬政在鎮江
等處併此報知暑中草草布此餘惟心照

答周用賓書

遠辱惠書知回宅未久復寓錢塘杜門却掃坐進此道
喜慰之至僕在此地僻事簡時有遊觀之適亦如從者

之在錢塘但懷祿不去有愧高風多矣相別七年齒髮
日衰詢知吾兄亦復種種豈天上果有清愁白髮翁耶
呵呵僕舊因體弱亦嘗留心丹書延接方外之士如捕
風捉影無著摸處近來一味游泳經訓時或有會心處
乃知名教中自有樂地為不我誣矣無由面話請教奈
何歲云暮矣請歸舊隱從容燕養比之旅次事事為便
如何曉枕偶得一詩併錄呈謾發一笑

天上神仙不易逢聞君也作白頭翁何時直上郎峰頂

看兩青天騎白龍

寄資姪書

近聞與子重輩用心看書作課工夫有次第甚喜但作文字須用仔細修削務到恰好處積習既久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功課之餘徐將程朱之書玩味數章切已體察要之躬行之實庶有進步處區區眼前得失安足累吾襟抱耶舊見白沙文集屢稱賀克恭之為人未知其詳近得其子士咨所集醫閭集讀之乃知此公遼東人

名欽由黃門退處於家者數十年屢經薦舉竟不起志
趣高遠而為學平正篤實雖嘗講學白沙無一點虛曠
意思蓋得之程朱之訓為多只今聲聞凜凜誠無異管
寧之在遼東矣此間止有一部俟令人錄出寄汝輩看
吾輩沉酣富貴以得失為心者仰視此等人豈直霄壤
耶老叔不足學汝輩須以此等人為法庶不墮流俗去
況將來日子幾何在如此今復不悟又恐在流俗下
矣子重不及書併此道意

與林貞夫書

奉別多年無由奉問殊切懷想近得令尊老先生書知
添令嗣而宿場已全去體喜慰不可言況林園靜處潛
修力究其所造詣豈衰謬所能知耶重以為賀生本非
用世之器自分林壑久矣不意復有此行殊乖鄙願去
歲到此嘗具疏力丐還山未蒙俞允強顏竊祿深有負
知己平昔期待之意執事之志遠矣但不知別後新功
何如無由奉叩生嘗謂有古人之心自能為古人之事

無古人之心欲為古人之事難矣切望撥置他書一味
留心古訓切已體察冀有得于心焉則他日發之言論
措之行事又豈衰謬所能知耶恃愛僭敢及此惟知已
亮之生老矣所幸好善之心未衰便中無忘警切之訓
尤見知愛之深也不宣

復高憲臺請主白鹿洞書

奉別已久無任懷想遠承專使走山中賜之手書且審
比來起處清勝為慰書中稱許過情且承諭以撫按諸

公之意此必出於執事繆薦三復感愧不已夫鹿洞乃
昔賢講道之所事之廢興關繫斯文不小必得其人如
朱夫子及近時胡敬齋者主之必能講明斯道以淑來
學顧僕何人可以尸此責耶僕資質庸下志氣昏惰加
以近年多病舊學日就荒落安有踐履之功自得之趣
如來書所云方將謝絕素所往來溫理舊習默養吾誠
庶求不負初志安敢強承諸公之命抗顏師席哓哓多
言而欺人哉此實不肖之心非執事莫能照察也撫按

諸公處望力賜一言使得遂所辭于未命之先免屢來
使重取方命之罪尤見執事知愛之深也力疾草草布
此不罄所懷伏乞心照萬萬不宣

附高憲臺書

昔在南都得領教左右乃始知吾執事之學以忠信為
本以踐履為功自求實得不事虛談真得孔門教人之
旨擴而充之將何所不至視近時學者飾其外而忘其
中浮于言而畱于行相去奚翅倍蓰此不肖所以深慕

而敬服也近者巡歷南康兩詣白鹿洞書院尋昔賢之遺蹟嘆今昔盛衰之殊重念江右多賢之地當必有感而興起焉者乃以鄙見條陳作興之宜于撫按諸公之側慨然欲舉而行之咸以師道不得其人為慮既乃有以執事言之衆嘖嘖稱服以為決非斯人不可此固素行之在人夫亦大方士子造就之機也諸公欲即遣官以幣上請恐失之遽乃命不肖達其誠俟不拒然後敢至以執事飽學未施棄官而歸林谷當推之以淑鄉人

厚風化夫亦執事之心也且不肖亦得以時就誨並以
自附于君子之列茲又一人之私也嘗以諭諸生擇其
學行志趣之可進于道亦多唯唯而行者笑凡所以處
之之方亦既詳備而所以道之之道敬以俟執事萬勿
固辭幸甚兩辱教無任慰感俗冗久失裁答并此奉謝
不備某年月日貢亨再拜

再復高憲臺書

近承專使惠書遙致撫按藩臬諸公之命使主白鹿洞

教事生以薄力不足以當此責任之重已作一書奉復
冀平昔知己必能懇懇諸公之側使得遂所辭矣不意
復蒙敦遣教官莫華同生員熊梅等四人遠奉書幣到
山中禮意誠懇若終不予釋者豈不肖平昔深情厚貌
欺執事致執事誤諸公耶三復來教慚悚不已生舊遊
郡人婁一齋之門粗聞儒先緒論既而一齋云亡跼伏
窮山絕無師友中間雖薄遊兩都得數君子尋以病歸
因循荏苒老大無聞求之身心性情之間可作可愧者

多特執事得之傾蓋之頃未能深察此耳至于六經子
史皆學者所當理會亦以病廢學皆未涉其源流聞見
孤寡尤為可恥以此學問使登師席以應諸生之求得
不欺人自欺誤人自誤有負諸公之命哉生舊有瘋疾
去歲承乏惠州度嶺疾作遂將文憑托韶守轉繳今退
未幾舊疾未瘳遽勉強承命數百里之外徜徉容與於
絃誦山水之間此於事體猶有未安執事知我愛我之
深能不慮及此乎況近來血氣尤覺衰減每遇天陰骨

節酸疼殊不可忍廬山風高尤非衰朽所宜即欲輿疾
往三衢尋醫調理冀少延殘喘倘有再命之將弗獲躬
僕敝廬必且獲罪諸公而相知如執事者恐亦不能追
其責矣伏乞諸公處極力一言使生得遂所辭為幸且
使洞中諸友知有夏某者雖不足以膺嘉命然能知恥
自守亦不失為恬退之士於洞中風化不為無少助也
謹將禮幣奉復併遣小兒貢齋此以布下懷無任悚息
待罪之至尚樸再拜

復陳都憲書

伏蒙命有司具禮幣敦遣教官莫華生員熊梅等遠降
敝廬令主白鹿洞教事奉命無任慚悚此洞乃昔賢講
道之所當此廢墜之餘欲聚江右英材而教育之此為
政第一義也必得天下第一流人物乃足以當之顧生
何人可以承命且生舊有痼疾不時舉發雖欲趣命有
所不能謹將禮幣托原教官上納霜威之下不敢盡言
恐重取方命之罪謹具疏托高僉憲與達下懷伏乞俯

賜矜宥萬萬

附高憲臺書

吏回承手教足見謙虛之德第茲舉非出不肖一人之私實周克之倡之而撫按暨二司諸公成之也執事之德信于人人是以有此萬萬不惜一來不惟成就後學亦以慰諸公之意來喻云必如朱晦翁而後可此意恐太泥古之人恥獨為君子苟有所得便當推以及人庶幾大同無我之地可漸而至也必待大聖大賢而後可

以誨人則為善者孤矣執事願學悔翁者也與二三子
尋悔翁之遺迹循其道而相礪焉不亦大可樂乎有義
理之滋而無俗師課業之煩有山林之趣而無官府案
牘之擾且為時育士以報朝廷亦執事之心也何如何
如燈下俗筆不悉不虔照亮幸甚近作數首錄上求教

復提學徐伯和書

近蒙敦遣禮幣到山無任感激曾具狀遣兒姪奉謝量
已達台聽矣僕以病足弗克躬詣行臺一拜方虞得罪

左右乃蒙復賜手書副以陸宣公奏議二冊拜領尤用
感愧承約為白鹿洞教主敢不躡屨相從第念素缺探
討復行之功老大無聞徒以虛名誤辱諸公之知方竊
愧恥之不暇安能從公遨遊其間以得之口耳之末者
以誑來學重為斯文之玷耶兼之廬山峯高入春雲氣
濕蒸尤非病骨所宜幸托神交必能照亮及此也近來
士風已不可言執事視學之初稍加振作人心悚懼風
聞已四達矣願公益加淬礪默養吾誠豈直江右士風

為之否變耶草草冒昧及此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寄湛甘泉先生書

生受知門下最深顧以德業不修老大無聞有累于執
事知人之明多矣往歲在北都極荷汲引違別以來無
任傾感近得所附周生書猥蒙稱道過情三復感愧不
已我朝士論卑弱遠不逮元儒至正統間薛文清講道
於北而吳康齋講道於南時則有羅一峯者以氣節風
勵天下由是士大夫爭自磨濯視古不多讓風聲鼓動

至今猶未衰熄所惜程朱之書誦習既久不無厭常喜
新之意遂有取于象山之簡徑遂使學者茫然措其心
於文字言語之外不肯就人倫日用處痛下工夫將來
恐為患不細今幸遇執事與諸賢講學南都此實斯文
一大機會也程子云世既無人安得不以斯道自任惟
執事圖之萬萬生退處窮鄉絕無師友麗澤之益所幸
夙昔好善之心未衰敢不黽勉以負執事期待之意伏
望時賜教言以起昏惰萬萬承示新泉語錄一時未得

卒業容看畢又當請益也茲因監生潘時表行便謹此
少佈懷仰之意伏乞照亮不具

上南都李巡撫書

竊聞富鄭公之在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勸民出
粟得五十萬斛並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
萬餘間散處其人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
聽流民取之主不得禁死者為大塚葬之明年麥大熟
流民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數千萬人公之相業實兆

於此嘗自言曰過於作中書令四考矣今歲災傷甚廣而江北尤甚死者相枕席挈家南歸者已不計其數阻之使不得渡江則非仁聽其渡江散之四方而不知所以處之非惟展轉死于溝壑抑恐羣聚為寇不能不近為畿輔之憂也明公奉命以來凡所以振糴勸分者已無所不用其極但恐糧食有限不足以數月救荒之用一旦告乏則前功為之盡棄為今權宜之計望與諸公亟命五城兵馬及上元江寧知縣盡籍內外城中龍江

上新等處軍民殷實人戶及開舖面得利之家分為三等令每家安插饑民一人俱不分軍民先上等戶次中下等戶如饑民衆多不足安插上等戶量添一二人每人日與粥三餐二三碗共計米六七合似亦易給耳限之使不得他往先正謂人得一食則不死力可以營一食者則不至矣十家內趨空屋一二間計可容十數人如本巷無空屋可容量給官錢令買竹木蘆席傍冷更舖邊搭蓋二人共與草薦一二鋪用木板閣之免令

受濕生病饑民死者或官錢不足以給棺不得已用蘆
蓆裹之責令地方火夫擡出城外深埋勿令暴露為犬
豕所傷併行直隸府縣凡在城在鄉悉依此法處之流
民至日一體安插此特為目前鰥寡孤獨流離困苦無
所歸者設耳若夫貧難下戶數口之家方欲仰餐於官
而營生於己者不在數又俟米船至日從詳區處使人
人得沾實惠則所全活豈止數十萬而二十四考中書
令有不足言者生昨晉謁畧做富鄭公救荒遺意僭擬

及此伏惟俯賜聽納今開寫進呈第才識荒疎言詞拙
訥不足以備明公採擇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與王順渠書

去冬家僮歸自北都得拜手教具審動履之詳且聞力
辭宮翰退而家居非見幾明決安能及此近見邸報尋
有南靡之命此實多士之幸量能幡然一起振作士類
仰副朝廷求賢圖治之盛心也第恨相去頗遠無由知
教條次第如何近時諸公論學好舉良知作話頭啓迪

後進未為不是獨恨轉脚處與儒先之論有未合耳今
幸吾兄與南野先生同在此吾道一大機會也切望虛
心講論如異時莊渠與吾兄之在郡庠時庶使議論歸
一而諸生有所持循矣恃愛及此亮之萬萬

奉內閣費鵝湖書

生以薄劣受知門下久矣顧以鄙疎自外有缺上問罪
罪近聞恭奉制書進秉國鈞寶宗社蒼生之幸豈直里
閨之光耶竟抱足疾弗克恭詣潭府一拜重用為歎謹

齋沐奉啓為布下懷伏乞俯賜原宥萬萬昔溫公退處
于洛者十有五年一旦復起為相四海仰德咸拭目以
觀太平之盛明道蓋嘗私議于下謂宜兼用熙豐之黨
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溫公竊恐慮不及此卒如明道
所言論者惜之生出入門下有年且嘗竊祿于朝故敢
竊所聞於執事不知以為何如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與費鍾石書

僕在北都相聚一載誤辱尊禮倍于疇昔顧薄劣雖不

足以當之然亦足以見子和之能進德也違別以來可
勝懷想僕二月十八日河西務發舟三月十六日渡淮
自淮以北盜賊充斥幸托庇無虞初意暫還舍然後扶
侍老母同行第念人事紛擾非貧所宜兼憑限促以此
徑到南都已於四月初二上任矣別後想進學不已更
願以遠且大者自期區區聲利之習一切掃而去之惟
務涵養本源游泳經義則學問不期進而進矣况辭章
之未乎鄙言如此不知以為何如四方盜賊蜂起殊為

可畏令正之樞不宜經年旅殯於外宜即遣護送歸更
為安便便中草草佈懷餘情罔既

與夏桂洲書

生分甘林壑久矣此出非為饑寒所驅蓋遇聖明在上
亦欲圖以自効耳不意舊有痲疾去冬衝斥道途偶犯
北風此疾復作只今手足拘攣痛不可言醫者類為老
年之人血氣已衰恐非藥石所能療矣用是具疏遣人
賁奏望于當道諸公處力賜扶植使早得遂首丘之願

腐同先隴之草木為幸力疾草草布此伏乞照亮不宣

東巖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東巖集卷五

明 夏尚樸 撰

誌銘類

婁一齋先生行實

先生諱諒字克貞姓婁氏號一齋世為廣信上饒人幼有異質弱冠慨然有志於道聞聘君吳康齋講學小陂往從之遊康齋一見器之謂學者須帶性氣老夫聰明

性緊賢友亦聰明性緊小兒墮聰明而性氣不逮賢友
先生豪邁不屑世務康齋一日填地楸召謂之曰學者
須親細務由是益加下學之功在館中雖掃除之事必
親不以責備家僮年若干領鄉薦自以學不足不急于
仕退而藏修於家往來師門者十有餘年後為父兄強
赴會試至三衢登舟風逆飄然以歸家人訝之先生慰
之曰此行非惟不中必有奇禍未幾春闈果災死者不
可勝計由是皆服其有神見某年以乙榜授成都府學

訓導先生嘆曰是殆天玉成吾也乃攜妻子赴任朱子
語錄未刻獨康齋族中有古刻一部先生遣家人攜白
金一斤購求未得遂假以歸募人抄完攜往舟中翻閱
謂吾道盡在此矣到任兩閱月即謝病而歸因號病夫
杜門却掃足跡不履公門與第蓮塘先生輩日以講學
為事時先生聲聞已著前後郡守皆知其賢往往偕僚
佐候之先生皆不報謁惟俟其初至及解任去時往途
次一拜而已先生之學以主敬窮理為主早起深衣幅

巾拜於家廟出御廳事受家人諸生揖唯二蒼頭侍焉
內外肅然凜若朝廷雖達官貴人至者必整飾襟裾而
入應接之暇即翻閱古書有至言格論契於心者吟詠
不已悉用朱筆圈點紙弊墨渝不能去手至夜深方入
內寢未嘗頃刻少懈嘗謂孔子佩象環取中虛之意因
製象環佩之終日不去身或者謂非孔子意然能虛中
無我如先生者其去子絕四者幾矣孰謂非孔子意耶
議論慷慨善開發人聽者忘倦賢士大夫有道信者必

造其廬請教至有終日不忍去者先生雖退老於家然
愛君憂國甚誠切每讀邸報見行一善政用一善人則
喜動顏色若事有病於政治之大者必憂形于色不啻
身立其朝日擊其弊憲宗晏駕先生聞之慟時以子貴
受封于家朝夕哭臨垂涕不已郡邑政令有不便于民
者必諫止之有不善惟恐先生知之田里賴之稍安先
生既歿小民困於貪漁者皆思先生之德矣歲有旱潦
蝗蟲之災先生憂嘆不已籲天祈禱輒有響應樂道人

善鄉鄰有為不義如迎神搬戲划船及建齋醮之類必
痛加禁止蓋其齒德既尊以正風俗為己任雖得罪士
夫有所不顧然皆出於愛人之誠久之亦自信服雖仇
家無怨言此豈聲音笑貌為哉先生氣象巖巖衆皆以
為靈山降神所致一日忽聞靈山白雲峰顏數十丈先
生嘆曰吾殆死矣越數日即寢疾而卒張東白銘其墓
云靈峰信之主山哲人之萎豈偶然哉時屬盛夏忽
陰涼數日颯然如秋逮殮畢日出如故似亦非偶然者時

龍游余元默先生分教郡庠祭之以文云先生以剛毅
之質受業康齋之門明正學迪正道為世鴻儒非惟門
生子姓恪遵其教凡有官於此土者亦皆有所憚而不
敢為惡是誠大有功於名教也識者以為名言先生之
學不事辭章之末所作詩文皆攄發胸中之蘊取其達
意而止名寫心集成化丁亥始有日錄冊子紀其為學
工程間有所得輒書數語其上平正明白多有補于世
教先生歿締姻寧藩不幸遭逆濠之變舉族逮繫遺文

散失無存獨日錄數冊假錄於先幸存予家意者天意
有在乎中間敬用纂錄俟訪遺逸續書於後以備考德者
擇焉

施拙庵墓誌

拙庵既卒之明年厥子鑿將奉母柩而合葬焉遣兄子
濬思具狀來請銘予邑僻在山中與閩浙接壤鄉先生
多出朱呂真西山之門以故俗尚禮義視他邑為勝予
少時猶及見長老類皆敦重質朴言必及義有足畏者

近年相繼淪謝風俗日趨於下求其好賢尚義庶幾前輩如處士者已不多得今一旦逝去能無感於中乎因據其狀而銘之處士諱宏字文裕姓施氏號拙庵宋名臣參知政事正憲公之裔也其先嘗川人五季時徙家信永豐之施村復徙邑里乾封處士生感異夢既長儀狀魁梧識者異之其父嘗造饋樂邑令莆田陳公裕公賢令也一見罷之勸之讀書自是手不釋卷舉史文輒能語其興亡得失大意對客疊疊談論不倦以故賢士

大夫至邑者必造其廬酬酢終日不能去居恒簡出出必正衣冠顛顛昂昂望之知為長者治家嚴整早起受子婦揖然後處分家事家人惴惴唯恐有過以犯其怒邑大夫屢以鄉飲禮之堅辭不赴正憲公歷世既遠子孫寢以微弱處士能大其門閭建祠而祀之維謹且敦請名士以教其子孫俾不墜先業亦可謂賢矣病且革命扶出正寢顧謂侍者曰吾甚安之達旦神愈精明言辭慷慨平生英邁之氣不少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

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六娶夏氏子從姐也幼失怙恃鞠於兄嫂自幼至長終日不離房閨雖家人罕見其面事舅姑以孝聞下逮臧獲撫教如子女子婦化之不敢以惡聲加焉處士愛賓客戶外之屨常滿隨其人而為之治具未嘗有惰容子每過之寒暄之外無一刺語終日凝坐如塑羣婢奔走受命於側不動聲氣而事無有如其意者歸語家衆未嘗不共嘆其賢也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先處士卒實某年某月某日也享年

七十子男二長鏊邑庠生早卒次即鑿王府良醫孫男
五長即濟恩郡庠生次某合葬於施村獵壇之原

銘曰易著家人天地大義其吉其凶何假卜筮賢哉處
士亦有賢配宜得吉阡以裕後嗣

止軒劉君墓誌銘

君諱城字子美別號止軒世居信永豐之霞坊曾大父
諱某大父諱伯淵號直翁君性剛直是是非非無所回
互人皆以為有父風嘗為鄰族所苦衆皆勸其少屈以

自全君曰我性如石可斷而不可屈也晚厭喧雜卜居李公塢課僕種藝之餘惟延師教子而已因更名愚塢有羣盜夜入其室胠篋而去覺戒家人勿追家人尾其後得其跡具以告君君曰我富于貲彼竊幾何何校家人卒得其人送之官獄成而盜逃有司遣邏卒捕詣君求賞而後行君曰彼盜吾物執而送之官操縱在彼我何與焉衆皆無辭而去後有因獲盜致累者皆嘆君之識度好讀古書而篤信其說於世俗方技若星命地理之

說俱不信嘗謂六經不言此而後儒或言之此所以不
逮孔子耶然君宅葬精于堪輿之說者不能議豈非存
心正直而鬼神默有以相之歟於此益信其言亦足以
祛世俗之惑君讀書未多而所見如此豈非天資之高
耶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
子男二次賓議聘子女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卜葬龍
回坂之下原去直翁之墓為近

銘曰直翁有子宜有父風卜葬於茲宜近直翁

冰溪婁先生墓誌銘

宸濠叛逆冰溪以妃族被逮死獄中聖天子御極詔議
獄開釋無辜婁氏皆得原宥有大臣閱奏牘見冰溪姓
名顧謂同列曰是即所謂樓上先生昔嘗不受宸濠衰
服之命豈有從逆之意耶不死當見原士論惜之逮繫
之初衆皆懼禍不敢近獨其婿太學生上瀘余銳奉其父
英藪之命周旋其間不避艱險及械送臬司遣人潛隨
其後為之給衣藥服食晏然如在家時不幸以疾卒其

衣衾棺槨殯殮以禮某年某月某日卜葬上瀘之郭墩
予以門生得相役而視其窆鉞以墓銘見屬義不得而
辭也按冰溪諱忱字誠善其先信陽人元季有諱子福
者逃難南奔遂家上饒之盈濟坊曾祖諱德華祖諱思
顯贈河南道監察御史輕財尚義鄉稱長者妣楊氏父
諱諒字克貞成都訓導封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號一
齋受業聘君吳康齋得河洛之傳妣余氏幼有奇質落
語輒驚人顧為文不能徇時好以故連不得志於有司

晚由歲貢受歸安訓導未幾即棄官而歸愆其兄之所
為托疾不下樓者十年自號病閣戶部侍郎邵二泉呼
為樓上先生及兄死作下樓歌以諷之國母之喪類受
衰服獨冰溪以弔服從事且力陳古義却之幾為宸濠極
挫以死賴都憲王陽明救解得免生於某年某月某日
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娶王氏生三女長適杭
州府知府永豐呂夔次適鉞次適李某皆同邑人也側
室楊氏生男仕幼名瑞松女一皆幼宸濠逆節將萌妻

妃泣諫不從事敗妃死檻送京師每食必取飯呼婁妃
食嘆曰恨不用爾之言至此湖廣參政同邑鄭毅立之
以詩哭之曰道義傳心有定論賢妃原是一齋孫夫以
一女子尚知用祖之訓識君臣大義魯謂賢如水溪老
且死而乃亡父之訓甘為逆賊之黨耶因誌其墓而系
之以銘

銘曰有山蒼蒼有水洋洋是為陳克齋之鄉公死有知
當撰杖屨與之徜徉

教諭潘德夫墓誌銘

予友潘德夫不幸卒於官賴諸生得成殯殮之禮妻子
旅寓數千里外而川蜀道險慮無以歸時同郡鄭立之
以鈇鉞鎮成都而同邑鄭文川亦在臬司皆與君有舊
好聞訃嗟悼不已時出符傳命有司給官舫送之歸江
行數月如履平地而無風波盜賊之虞人皆以謂君為
善之報歸未數月適典學徐公至以表章賢哲為事學
中師生具事狀白之兼得其實遂祠祀鄉賢鄉人無異

議馬厥子時恢將卜葬而以墓銘屬予予舊遊婁門賴君啓迪居多君之志行莫詳於予及今不為之撰述後欲考論鄉賢以正祀典者曷從稽焉乃不辭而為之銘使刻而掩諸幽併以告夫後之君子君諱潤德夫其字姓潘氏號玉齋世居信永豐縣前之南洲君端莊誠慤見之童稚甫就外傳即知勤誦習從叔憲副公珪見之喜顧謂其師曰是子可教宜善導之稍長從郡人婁冰溪業舉子冰溪大器之攜以見其父一齋先生遂收置

講下一齋嚴毅英邁慨然以師道自任諸生中獨致重
德夫嘗謂潘生可謂文質彬彬者矣至輒留宿語連日
夜不倦嘗顧謂君曰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
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斯須不和不樂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禮樂之本身心之學也君佩服
其教不敢忘由是言動舉止率循矩度而胸次坦然無
纖芥可疑望之者皆知其為君子家故富於貲至君父
已貧君取束修為養父母兄弟安其孝友冠婚賓祭未

嘗以貧廢禮人以為難在庠邑士論歸之典學李崆峒
嘗進諸生以人才為問衆以君對時君居憂於家李公
命有司以禮存問且欲延見君以衰服不敢見往拜於
門李公嘉嘆以為知禮為文平正典實不事綺麗能發
所見於筆墨畦徑之外屢試居上游顧厄于數竒竟不
得志場屋晚由歲貢授辰州麻陽訓導麻陽僻陋人鮮
知學君至日升講堂課諸生解義作文根極理致拳拳
以務本敦俗為訓諸生多化之者予友張常甫視學湖

湘雅知君學時就麻地擇諸生十餘輩俾廩麻陽而就
學焉六年陞成都彭縣教諭君已老矣猶日課諸生如
在麻城時退而燕居焚香默坐時取古書翻閱而涵泳
其義間發為詩類有冲淡和平之味非中有所養者能
如是乎欲謝病東歸與予尋舊約一旦寢疾而卒豈亦
予之不幸也德夫生於甲申年九月卒于丙戌年正月
享年六十三歲娶張氏子男三以卒之明年卜葬十六
都汗洋嶺之南原

銘曰昔在一齋講學小波河洛之傳實在於茲君從之游學得其師匪善曷敦匪教曷施服祀鄉賢匪衆之私

監察御史李君墓誌銘

吾友李子芳卒之年厥子廷玉方在髫年及此始克卜地啓殯而襄事焉先期走予山中求誌其墓予不能辭乃據其事狀為之誌而銘之君諱艾姓李氏子芳其字也別號靈崖世居上饒遼源之鳳村其先素以財力雄其鄉元季能糾集鄉人據險阨立營寨以捍紅巾之難

鄉人皆獲安堵如故至今父老猶能言其事君生有異質早遊邑庠受業同邑婁冰溪先生冰溪諱忱字誠善先正一齋先生之子遼源抵郡城百五十餘里兩躡峻嶺若登天然往返皆徒步雖重足有所不顧時從冰溪遊者甚衆僧舍不能容乃就棟宇高處因梁架木為閣懸寄簷牙猶鳥巢然終日閉戶讀書其中至夜分篝燈假寐几上少頃即起誦讀達旦如是者數年冰溪憫其勤作詩贈之有讀殘蕭寺三更日踏破青山萬里雲之句

為文屢更竄易積成卷帙動盈几篋士子爭相傳錄由
鄉薦登弘治乙丑進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詔命大學
士東閣張東白先生教之東白諱元禎字廷祥與一齋
先生為交邃於理學為海內文宗君受業踰年所學大
進正德丁卯擢北道監察御史時閹宦劉瑾居中用事
賊虐諫輔中外以言為諱君偕同列傅元等三十餘人
上疏極諫瑾怒傳旨罰跪門一日時盛暑跪久率僵仆
至有死者君獨挺然不抗奉命按治兩廣潛奸宿弊洗

雪殆甚貪污屏息未幾丁內艱歸哀毀踰禮服闋竟被
誣不復起士論惜之事親以孝聞兄子壁早卒字其婦
加厚為立嗣充產業贍之弟英為姚源羣盜所獲君不
避艱險極力營救得免於難盜勢猖獗兵力無功率誣
良民為盜君為白于總制都憲愈公得解釋者甚衆鄉
人死于寇者悉收其尸骸瘞之李氏族大以蕃故有祠
堂甚巨毀於寇君合族衆議復之規制弘敞加舊祀田
為宗人所侵者諭以大義悉復之歲時率宗族奉祀唯

謹推其餘增置田三百餘畝併建義學迨師以教子弟
及鄉鄰有志於學者避寇徙居郡城之西街得周公墩
構書齋數楹課僕種藝之餘不忘誦習倦即杖屐行吟
以自娛時與冰溪及門人費子和輩往復廢酬每有佳
句為冰溪嘆賞晚抱羸疾予往候之連榻晤語議論慷
慨早年英氣不少衰享年若干卜以今年葬縣西龍潭
江家山之源娶韓氏男一即廷玉邑庠生

銘曰太上無言太上忘情孰謂靈崖數尺之墓下有東

巖百世之銘

劉東臬孺人周氏墓誌銘

孺人姓周氏世家信之永豐大南嶺後父溥廣東陽江
縣令母王氏年二十歸于霞坊劉東臬先生東臬諱珠
字子明廣州府經歷事舅姑以孝謹稱東臬夷簡質直
不以內事經心孺人綜理于內早作晏息事無巨細處
之各有成法閨門整肅寂無人聲東臬甚宜之性嚴而
仁恕撫御僮僕有方雖撻之而不怒桃源盜起喧傳攻

及邑里中望風奔竄而乘機投間攘奪者衆孺人從容暇豫料簡衣服器用及文集之類分命羣僕之機警慎密者藏之尋遇火災一無所失東臬嘆曰使汝為男子才不當過我耶家富于貲而厚自節約唯供祭祀宴賓客則必躬治酒饌極其洗腆而後已予官南都時先妣在家議聘其女以室貢子予恐孺人思養太過異日時或不能安我之貧及歸事予唯謹閑習女工無不如法歲值少歉察其意未嘗有幾微見於辭色詢之皆孺

人之教且有次第古人謂子之不肖皆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觀此尤信孺人屢舉子不育惟一女即配貢思能逮下晚得二男撫之不啻已出以今年月日卜葬里之郭山東皋具狀囑貢子求銘於予予以多病廢學戒不作此久矣重東皋之請且德孺人之能教我子婦也因不辭而為之銘

銘曰易繫家人以嚴為貴婦子嘻嘻悔吝隨至賢哉孺人默與易契卜藏於此宜昌厥世

南京工部主事李君墓誌銘

君諱滄字一清姓李氏初號石泉後以彌文且近名遂去之世為金華永康人其先有諱遠者唐杭州刺史其子暘為參軍破賊有功遂家於杭暘之孫德明為永康始遷之祖曾祖諱秉良嘗代父詣獄而卒人稱其孝祖諱仁仲父諱鑑母蔣氏蘭溪楓山章先生嘗誌其墓君自幼凝重不妄語笑常侍父母側承候起居如成人見者莫不嘆異甫長即有志讀書事師惟謹年十四補邑

庠生弘治戊午領鄉薦赴春官落第南歸適父疾博延名醫湯藥必親衣不解帶者月餘及卒哀毀骨立葬祭悉準文公家禮服除入太學時楓山先生為祭酒甚器之正德戊辰登進士第奔母喪哭至絕而復蘇者數每以不得躬視湯藥殯殮忽忽如癡醉者兩閱歲遇忌日輒涕泣曰今雖欲盡孝敬不可得矣仲兄患足疾每自外歸必至寢前省視祁寒盛暑不廢家事無巨細必咨稟而後行季兄澤早世遺孤友杜方在抱撫育教娶若

己子卒以成立服除拜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莅官廉慎有為時冢宰孫公為工部尚書雅知君凡有造作悉委之君條其材用徒庸率減前所計者什之五事不滂而集孫公甚敬信之遂差督覽儀徵君措置有方凡前官踵襲之弊非職守所當為而有病于人者悉罷之舟航往來及居民商賈之在儀徵者皆稱便儀徵當漕河之衝宦官有道此者至帆欲啓壩以行君具以法難之類懾以威屹不為懼或贈以文綺之屬君亦辭不受平

生有守類如此踰年竣事而還復差司龍江竹木抽分
厰君以疾辭時石公以吏部侍郎掌工部事曰此非李
主事不可必需其愈而遣之不得已起而視事執法益
嚴雖宦官同事者咸憚之冢宰陸公聞其名方欲擢置
吏部以自助不意寢疾而卒實正德十年七月十七日
也享年四十有一病革時顧謂其所親曰吾即死慎勿
須材于公家為吾平生之累及卒無以為殮貨馬賣屋
始克歸其柩賢士大夫相與弔於朝行旅之人故有德

予君者相與哭於野門生耆老之在鄉者相與白于有司為立里門以旌之非誠所感其能然乎友人王詭敷以詩哭之有傷心病革買棺言千古須同易箚論之句識者以為名言配徐氏子男一名彬臣側室某氏所出尚幼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卜葬於霞里祖塋之傍去家數里而近一清為人誠篤果毅好義樂善不啻饑渴之於飲食遊太學聞楓山論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及官南都日以親賢講學為事退食自公輒閉戶不出潛心

六經語孟及程朱文字以求窮理修身之方凡異端之說及近世辭章功利之習一毫不以經心嘗曰人之為學當從人倫日用上實下功夫庶幾步步著實不為空言予嘗舉論語數處微與文公不合一清不以為然予曰程朱論學及解經要義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于文義之間豈無一二可疑處耶一清曰是固然矣但吾輩今日且當謹守儒先之訓未可如此立論予深以為然嗚呼一清之質近於道矣而學又不失其道天假以

年則其所造非予可得而知而不幸賣志以歿不亦重
可哀乎世衰道微異說蜂起程朱之言又將為天下之
大禁予為此懼而力不足以振之方欲求助於人以為
內修外攘之計得友如一清者而又一旦化去踽踽涼
涼獨學無助則所哀者豈直朋舊之情而已耶因誌其
墓而銘之

銘曰昔在孔門參以魯得君唯質魯故其學力垂絕有
言事符易箴後欲知君視此石刻

亡友劉君元素行狀

君諱約姓劉氏字元素號定庵世居信永豐之霞坊曾
大父斯清大父宗禮父伯安應詔輸粟旌為義官俱以
善稱於鄉母徐氏君幼有異質書過目輒成誦少長即
肆力于學下筆衮衮有奇語年十三補邑庠生典學使
者至得君之文讀之驚嘆曰此子必魁天下自是聲聞
日起屢必居上游然君性作文好奇古不肯少徇時好
以故久困場屋年三十二始與第繪同薦于鄉正德辛

未會試京師寢疾而卒賢士大夫弔者相屬于途如有爵者之喪然予昔與君同業舉子恒竊以為不多讓及在太學一日督課甚急君退即操筆疾書不屬草兩月程課不終日而畢予疑其為應文逃責之計及取視之辭氣浩發議論層出予始嘆其不可及時同遊太學者多四方名士皆以天下奇才目之而竟止于此豈非命耶君早歲豪邁好使酒以氣加人醒輒自愧或閉戶數日不敢出及聞郡人婁一齋先生講學于家得其議論

慨然有志于學自是不敢縱飲與予同處山寺者數年
終日危坐潛心六經語孟及程朱文字每造一齋質所
疑一齋深器之繼遊太學師事祭酒蘭溪楓山章先生
退即執經請益於燕居楓山甚愛敬之事關出處之大
義必召與之商確君亦盡言不敢隱作書力陳古義以
風之楓山喜曰可謂愛人以德矣嘗讀書山居有處女
造其室誘之君不為之動又嘗處家居樓上鄰有侍子
躡梯以上視歸於君不顧去而復至者三君正色叱之

下予嘗問之君豈無憾者耶君曰烏得無憾第有邪僻之心時即覺而發赤身熱如焚雖欲為而有所不能每論古人忠義之士辭氣慷慨激烈聽者竦然聞居燕飲必歌杜詩及岳武穆文文山諸作以侑觴觀此則其志之所尚可知矣所著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辭嚴義正類其為人生于成化三年六月十二日卒于正德六年四月十日享年四十有五娶楊氏子男三長朝俞先君一年卒次朝舉次朝宗女三皆適士族以卒之又明年

葬里之楊塢去家五里而近予嘗讀歐公之文見其銘
當時宗室之墓雖貴且顯者亦不過叙其三代勲爵及
生死年月間有行之可取者據事書之數言而止耳至
於賢士大夫或銘其墓或序其文累千數言不能自己
惟恐其湮沒無聞于天下後世其心公矣今先生大人
主盟斯道非若歐公以銘章自任而已如劉絢者雖不
幸賈志而沒然能以正自守不為淫邪之所惑雖古魯
男子不是過也伏乞一言以表其墓庶不沒其為善之名

幸甚謹狀

東巖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東巖集卷六

明 夏尚樸 撰

祭文類

祭婁一齋先生文

節彼靈山大江之南岷峨之英萬古攸含維北曰徽朱
子聿生南則吾信先生崛起先生之學朱子之道二三
百年後先迭照維昔康齋講道小陂先生弱冠往而從

之領薦以起分教西蜀尋即告歸了無拘束洞視千古
以道自期乃所願學必曰仲尼仲尼之學具在六籍瀛
洛關閩以羽以翼先生如此沈潛有年寥寥絕學卒以
言傳禮樂性情身心之學表裏洞然無所不樂事物之
幾知止有定唯善變通隨感而應剛大之氣充塞天地
顧茲流俗獨立不懼逮茲晚歲德學日充輝光宣著天
下聞風進不獲施退未及傳盡發所見著之簡編程朱
緒綸必提其要刪述之功往聖同調六經與旨必解其

疑脫落訓詁洞見精微爰定三禮以詔後世繕寫未竟
先生已逝予未小子僻處窮鄉進承杖屨幾易星霜方
天厥心以卒所業天喪斯文竟此永訣淵冰之戒幸獲
與聞敢不黽勉是行是尊精爽在天陰佑吾志俾克有
成斯文罔墜嗚呼尚饗

祭劉士鳳文

維靈生有竒質夙負遠志落筆吐詞煜有竒氣早領鄉
薦遂掇高第拜官南曹甫及五祀直聲著聞孰不敬畏

退食自公游心六藝默契潛修豈直章句願與時違罔
溺於仕疏方上請遽以憂去讀禮既終若將卒歲孝廉
之行至死不貳云胡不淑奄忽云逝哀動士林孰不隕
涕賢哉邵公典學於是亦有徐侯敦尚行義奉祠於鄉
力撫其嗣匪私於君風化攸繫卓彼一峯千載之士君
位其末庶幾無愧予忝同年同官南署誤君知愛誼比
昆季踰年間訃哀悼罔既相去千里無由弔酹茲過鄰
邑望墓興喟薄奠一觴用寫誠意嗚呼尚饗

祭王誕敷文

維我誕敷英邁絕俗胸次洞然了無拘束游心藝苑沈
浸醲郁發為文辭清風穆穆莅政南曹類非閒局才名
藉甚當道推轂出守名邦載叅岳牧遺愛在民如春斯
燠方期大用以究所蓄天胡不愍而奪之速昔在金陵
誤君之辱道同肝膽愛逾骨肉為別未幾郡齋同宿陳
榻孤風古今一掬退處於家音問莫續出處存亡無由
可卜逮茲問訊墓草已宿吉人云亡云胡不哭君富於

詩遺稿在櫝匣琴流水知惟我獨幸君有子斯文可屬
後欲知君於此三復選持一觴用寫衷曲君如有知能
不我燭嗚呼尚饗

祭姜石泉文

惟君才堪世用名與行符貌雖不踰于中心則特雄
于萬夫居家孝友言無間于內外莅官廉介事罔擇于
精粗厲難進易退之節守先事後食之謨當代之典章
叨之於人者源源其不竭先民之成訓儲之於胸者耿

耿其有餘是誠方今之賢士為吾黨之通儒不幸願與
時違命不我扶三子連喪君亦殞軀孤櫬遥遥歸自蒼
烟之外寡妻戚戚尋卒荒城之隅士林為之興哀況同
年籍而肝膽之相孚者乎所幸嗣後有人實先公一脈
之流注托身有所與茶山五賢而並驅達人太觀視死
如無天道有知豈於君疎予忝末契歲月云徂傷哲人
之已往覺吾道之益孤薄奠一觴有淚沾濡嗚呼尚饗

祭太史黃慎卿文

惟我慎卿英持罕類清才卓識見之童稚曾次洞然已
無疑滯遇事敢為罔屑於利早遊鄉校潛心六藝含英
咀華不溺章句文擬亦山蔚有思致芒洲留識擬魁多
士孰謂君名亦在第二事符諸古事亦云異君所自期
豈在科第邀遊翰苑英才攸萃衆驚於名我求在志桐
江炳靈大用可至天胡不憇竟止於是囊無遺金蕭然
布被賴彼諸公得終末事予以薄劣幸托末契夜雨連
牀義比昆弟南北相違無由奉侍每讀來書如剖肝肺

方圖論心遽已先逝追念疇昔曷勝隕涕情以事阻未
由往酹拜瞻墓道宿草交翳遲遲一觴中實自愧嗚呼

尚饗

祭錦屏周松亭文

維我松亭風流儒雅家有德人鄉稱長者晚結幽居以
近楸埜杖屨徜徉松醪獨把予托末契誼比姻婭屢獲
登堂與公持筭茲過墓道歛衽下馬薄奠一觴哀情曷
寫嗚呼尚饗



東巖集卷六